



列傳第十七至二十六

長沙宣武王懿

子元業 業弟藻

業子章王孝徽

永陽恭王伯游

衡陽恭王元簡

桂陽毅王象

吳平忠侯景

弟湘陰恭侯昌昱

周捨 徐勉

范岫 傅昭弟映

蕭琛 陸杲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裴邃

兄子之高之平之橫

夏侯璠

弟慶

弟宏

高祖三王

南康簡王績 子嗣王會理 建安侯通理 邵陵攜王綸 子汝南侯堅 永安侯確

廬陵威王績

裴子野

顧協

徐橘

鮑泉

袁昂

子君正

陳慶之

蘭鈞

梁

書

四

卷二十三至三十二

列傳第十七

梁書二十一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
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
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為晉陵太守曾未朞月訟
理人和稱為善政入為中書侍郎未明季授持節都督
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梁二州刺史

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火坑池等六戍尅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統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

書景衆潰追奔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旣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醢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輿轎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

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
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
高祖既至乃矧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
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
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
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
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
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爲護軍九
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
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
軍領南琅邪彭城鎮牙琅邪復徵中書令出爲輕車將
軍湘州刺史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
高祖每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
年改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諡曰
元有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
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
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諡曰
章子春嗣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

褐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弃本一年出爲使持節

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士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

故三年爲中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彘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永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將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永陽郡王論曰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

與區宜湏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二年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
時年二十三諡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
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元簡三年襲封除
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為給事黃門侍郎出為
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還為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
借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諡曰孝子俊嗣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
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
邑贈給事黃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
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乃詔象為嗣襲封爵象容
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
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
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為
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
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
及象在任為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

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遷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諡曰敦子懌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列傳第十七

列傳第十八

梁書二十四

蕭景 弟昌 昂 昱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即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為眾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於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

高祖即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睿嗣崇之以幹
能顯為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
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
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
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為百城最
未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崇為政乃榜郡
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
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請闕表請崇為郡不許遷為驃騎
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
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為寧朔將
軍行南兖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僭楚各據以壁景
示以威信渠帥相率而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
年遷督南兖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兖州高祖踐阼
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為使持節都督北兖徐青
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為
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
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
年荒計口賑卹為饘粥於路以賑之死者給棺具人甚
賴焉天監四年三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
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

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
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
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
率衆七萬寇潺湲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
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
且魏人來侵毋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
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
中兵參軍孟惠備擊志於潺湲志敗生擒志長史杜

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
士牧而瘞焉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
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
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十一年徵
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
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
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
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
高祖屬筆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
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

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旣還官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郢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嗣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爲晉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又兼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

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欺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以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伯言昂字子明昂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南兖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二年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啟未嘗採照追懷慙懼實戰曾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

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憑
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
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垂致命之
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
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
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銜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
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
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
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郭所以致乖筭測聖監旣謂臣愚
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破一極忝竊稍積恐招

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
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闈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
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旣立乃可
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竝有名宗室就欲
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
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
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旣不肯行績用爲招遠將軍鎮
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
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聞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
行解中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

遞居連宰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
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景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
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豈兄弟昔在布
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
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
啟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普通五
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
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景既至恂恂盡
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喜加之以爲招遠將軍
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
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
市里爲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
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
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請京師求
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威命傍流枝戚屬媿咸被任遇
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示室令望者矣

列傳第十九

梁書卷之八

周捨

徐紇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顓之八世孫也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顓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劾包辭理適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

遷太常丞梁臺建為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異能之士
吏部尚書范雲與顛素善重捨之器言之於高祖召拜
尚書侍郎郎時天下草創禮儀始定益多自捨出尋為後
軍記室參軍秣陵令人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
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
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
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在職屢徙而常留
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
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
與人汎論談詠終日不絕口而亮在 一言漏泄機事衆

尤歎服之性儉素衣屨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
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
以荻為鄣壞亦不營為右衛母憂去職起為明威將軍
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自外
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鴻書許遺
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為有司所奏捨
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
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
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

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動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
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
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
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
妻妾外無由宅兩兒單貧有過烈往者南司白鴻之
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
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
父融南曰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雋霖雨家

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
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
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
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
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
王郎名高望從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
不服其機鑿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
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
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
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

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
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
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
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
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
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
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蒿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
咸服其無私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
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

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
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
張充爲執經王愨張穆柳愷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
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
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
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官職優詔
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制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
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
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
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表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

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及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
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
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
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歛
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
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
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
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
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
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忠貞

周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得之以德濟之以禮夫禮
所以安土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
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
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
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
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
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
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
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

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
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
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
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
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
京曹褒南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
終闕乎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
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
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登
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
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
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
而稱焉至若玄符靈既之祥浮溟機山之費固亦日書
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甘泉
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潛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
負笈懷鈔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
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
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

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簡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

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末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比學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
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旣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
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
舊學士一人人各自爲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
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
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場掌賓禮
征虜記室參軍陸迪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寧嘉禮
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

伏昭代之後又以昭代嚴植之掌凶禮昭尋遷官以五
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
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
及臣三人同參庶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
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
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
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
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
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
爲不刊之則決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

等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
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
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
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
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
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
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
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
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

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且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所知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去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未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與駕將親六師搜毒軍禮闕

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駸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在老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堦以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

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資假須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
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
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誠
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
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
祿可謂備之毋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
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
乎又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
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
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
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
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
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
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管婚又須住止吾清
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
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
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徂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
連闔洞房究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

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烏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妄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悟謝靈運山家詩云中。

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

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旣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旣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

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蒲廋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大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示二子，惟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各客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惟喪之間，至馬舉家傷悼，心情若墮二宮，竝降中使以相慰，勸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大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歛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

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
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
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
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
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
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
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獲簣之功故
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
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
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
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
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
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
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
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焉自出
閩區政有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
往加以闔閭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
庸詎不痛於音夷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
及七旬猶恐慙於詞賦况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
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旣貽格言

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脩藏事焉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造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論曰簡肅公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剛撰爲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

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惟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緒青紫出閭闔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

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列傳第十九

梁書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

梁書二十六

范岫

傅昭 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兗州別駕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為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為安西將軍引為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累遷太子家令文惠

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未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遷遷尚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爲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

出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爲度支尚書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甲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爲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爲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

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
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襄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
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
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
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為雍州刺史袁顛客顛嘗來
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
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
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

昭字相涉致昭

昭字相涉致昭

孤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太原
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請
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
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
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尚書儀
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昭為
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持臣隸爭求權寵惟昭及南
陽宗史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懼其禍明帝踐阼引
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
無所干豫器服率隨身安麤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

之賜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史、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尋除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為驃騎錄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正，竝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六年，徙為左民尚書。未拜，出為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為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為左民尚書。十一年，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

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遇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成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為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十二年，入為秘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為督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取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寘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

本州大中正尋領祕書監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中正如故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
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
記爲樂雖老不衰博覽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
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誦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
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
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
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
時年七十五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
子長子譔尚書郎臨安令次子欣

狀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行非
不行始服之守臨海陸倕之賓主俱懼日昏不反映
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
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
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
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
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彥回聞而悅之
乃屈與子實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
解褐固辭湏昭仕乃官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
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

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
元貞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
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
狎近群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
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
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迹無爽願明府更當雅
慮無祇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
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入烏程令所受俸祿悉
歸于兄復為臨川王錄事參軍出臺治書安成王錄事
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少祿卿太中大夫大同

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
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琛少而朗
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
朱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
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
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
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
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
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
長史出爲管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
左丞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
文閔子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
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
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
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
出爲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
僧南度惟賞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
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其祕之及是
行也以書饒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尋遷安西長
史南郡太守世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
長史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太
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
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
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
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頗蒞大郡不治產業有關則
取不以爲嫌普通元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
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

軍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
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
遙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
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
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
琛性通脫常自解龜事畢餒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年
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
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
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
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一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

一襲賜錢二十萬布百匹諡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
叡揚州治中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
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
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
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
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
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
梁臺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

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軍臨川三
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
史中丞杲性姪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
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
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
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
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
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
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懼杲六年遷

書監頃之為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為義興太守
在郡寬惠為民下所稱還為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
太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
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為左民尚書遷
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為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為
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
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諡曰質子杲素信佛法
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照學涉有思理天監初
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
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世子罇少篤學

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史臣曰范岫傳昭竝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倜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梁書二十五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過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

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
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聞西
邸延英俊倅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
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倅與樂
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
信偉人之世篤本族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
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
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
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簪時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
木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家袂之敢嗟豈清

之能衣旣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養
遺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靡似子雲之朴冠衆善
而贈探絲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
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
鏘之樂時坐聽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既文過而意深
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
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
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
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
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于

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
夏日靡餘有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
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
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
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
革尚祖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滿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
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
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是爲佳作昔虞丘
辨物邠鄆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
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
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又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爲
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
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
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竝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
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續早
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洽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
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
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

眇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眇後爲吏部洽去職眇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漑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沼漑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田到洽何如沆漑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漸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詔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上賜絹二十四匹高祖謂昉曰

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遽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貞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

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
賄賂莫敢通時變興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
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當時肅清以公
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見概為
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
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為
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
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諱令曰
明止亮到長史遂相係獨落傷恨悲惋不能已已去歲
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

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儲學
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儼值夫子必升孔堂
到子風神閑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
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
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
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毒一念
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
人文筆弘雅亦是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
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
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南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
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
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
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
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
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
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
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
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
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遂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

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
黃門侍郎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
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
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
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
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
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
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
置宅歸仁里庾彞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

招三選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之用貨所乘牛既售受
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晚發無
客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
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
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
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
子爲舉哀賜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顥監護喪事
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英令曰其充信至明常侍遂至
殞逝間之傷悼此賢儒當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
雅弘篤按經以來迄今一紀若其士交不諂造膝忠規

非類外迹行之曾懷者蓋亦積矣其官連率行當言歸
不謂長往妙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
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必有訓導之益然
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
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子張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大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
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
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負女負爲
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鎮北長史河南

太守與誅叡并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
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
任昉竝稱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
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
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
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為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
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
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置學士復
以鈞為之公事免復為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
軍博士如故出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

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介出境當節不
之於但和言謂責劫帥格額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
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位郡境無復瘡
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諭曰知
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駸駸迴然一
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徵自遣割俯存
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
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言伏讀感咽
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厄劣假推年歲
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日亂玄黃心

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
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
聖言思自補續如脫巾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
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
尉侍東宮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石
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申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
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
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
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

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
子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
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
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
行啟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
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
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
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
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
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

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
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
誠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
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中散大夫
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為鄱陽
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
五色幡氈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
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
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
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為備禦及

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
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
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
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
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請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
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
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闕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
郡中大治民李暉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
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
部郎遷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

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
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
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黠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
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
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黠及兄子映公帥衆
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黠等戰於松江黠敗走
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
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
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
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史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大理判治匪躬貞勁明
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
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裴邃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之橫

夏侯直弟夔
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
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
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為
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為立碑使邃為文甚見
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
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還

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
遠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
郎魏郡大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
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効以
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
郡遂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
爲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通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
突艦會其兩淮水暴溢遂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遂
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
城斬城主審承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

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
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遂多大
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遂志欲立功邊
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或顏延有二始
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
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遂拒馬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
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
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
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
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

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為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遂為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時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丁亥夜至壽陽攻其

郭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恭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今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為黃袍騎先攻狄丘宛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穎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遂勅諸將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

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
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
以為遂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
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為南充除長
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
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
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
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為都督北徐仁睢三
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
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

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
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
討所在立功甚為遂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
遂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
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
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
還京起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為譙州刺
史又還為左軍將軍出為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負外

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
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
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
舡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
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
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
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
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曰恭子畿累官
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濠征討以軍功封都

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
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
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
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
大營田墾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
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
諱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運營度
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淝城景遣任

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
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
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
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
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逃遷持節平北將軍東
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
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
奔僧辯令之橫與杜崩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
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叔明遂平之又破武
陵王於破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

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
諱承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
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
兵盡矢窮遂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謚曰
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竄字世龍車騎將軍諱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
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荊州竄留京師
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惠景作亂置以捍禦功除驍騎
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
下都迎竄竄乃齊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

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
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詔於高祖天監元年出
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
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
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
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
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崇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
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
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

爲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後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
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
大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召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
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益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
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出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
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
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暹等
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
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
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

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常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二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

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也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曾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還。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少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尊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救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准僧智圓魏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投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唯伯聞之，乃遣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爲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符其衆。由是義陽北道

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順達請降高祖敕郢州
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
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
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
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
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
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
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
軍人以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

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又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
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願
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
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
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
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
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譏嗣官至太
僕卿譏弟譖少羸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
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

景長史曷新舉兵反譖前鑾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物具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燕時贈黃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罄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懼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

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時貽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主簿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

累爲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一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

百人器仗充物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遂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計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

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
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
辯給夔之奢豪愛士章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
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
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二十九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
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
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克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
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
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
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

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卽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
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
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
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
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
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
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歸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
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
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稅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
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剛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
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
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
領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
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
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
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
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
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
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
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
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
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
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
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
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
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
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
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
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賜以為念也

家國臨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功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常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二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

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
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
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
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
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
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
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
文尤工天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
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
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
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奪
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
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

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
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
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為庶人頃之復封爵
大同元年為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鄂
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鄂州刺史遷為安前將
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
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
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
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
探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

者
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二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
與賊遇不如迂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眾軍奄
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晡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
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
鍾山眾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
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人援至于驪騎洲進位司空
臺城陷奔禹穴太寶元年綸至鄂州刺史南平王恪讓
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

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
元帝園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
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
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
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古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
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
屠害日者聞譽真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
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
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常何可禱吾在州所居遙隔
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

兵糧閉壅弟救亦不悛故與師以伐譽未識大
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
傳流嚶啞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
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
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在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畫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
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以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
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

吞水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
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心乎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
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
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
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
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緘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
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亦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
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
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立不來東虞首尾難救可

爲寒心其事已切第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山嶺
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肉癰西秦
外同瘤腫自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
吞第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鑿獨能弘理正是採
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
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豈熙溥天
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
冠裂帛咸欲割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
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
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

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
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流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
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
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
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
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當照茲途解汨川之圍
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
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

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
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
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熾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
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
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
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
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

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

政吏工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恚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此盟多貳

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閔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
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
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
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
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鄉爲我斬之當賞
首赴闕伯超揮刃眦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
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
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
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
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

見景景愛其膂力怕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鳥
羣鳥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
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
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
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導
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
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
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三十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
 黎弟楷等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
 夫祖駟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
 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
 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

夏王參軍適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
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
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
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于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
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牒于野常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于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于野笑而答
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
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
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于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
士之風若喪有禮毀春幾滅免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遲
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
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此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弊後進庶
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
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棧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
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

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以
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
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
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愷款鑒其
愚實干犯之僇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
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
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
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
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
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

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
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
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
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
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于野曰漢額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
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
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
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羣

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績等
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
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
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
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日子野而言曰其形雖
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
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
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
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
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訛訶者及其末皆翕然

書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
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
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
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之所
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
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
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
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
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
俸借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
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
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
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
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
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
未就而卒子譽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
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大夫永嘗攜內外孫姪遊
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何戲協對曰兒正欲

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
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
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
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
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遷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
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不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
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兼記
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
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
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領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
服膺道素雅量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
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
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
下未明求不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
表韓續之才庾亮薦霍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
慙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步兵校尉守鴻臚卿負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
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負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
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
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
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
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
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
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者易其廉潔

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娉身忘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始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瓊悟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鄉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赴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摠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議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
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
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
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
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
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
卿為我計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至郡
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
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
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

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
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
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
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
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
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
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
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
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
有存者摛獨巖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

何得如此凶威遂折矣景乃拜由是常憚擿太宗嗣位
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
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
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
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
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
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
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
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

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
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
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
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
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
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
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藉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
告方諸與泉方變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
得至既而傳告者與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
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

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黃鵠磯
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于世祖覺而
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
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
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
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尚規矩故衛
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
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二十一

袁昂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父顓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
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
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京師
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
撫視仰誓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
祭祭謂家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
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王簿太子舍人王

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
北堂謂昂曰御必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
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出為安南鄱陽王長史尋
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
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菴
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
服以情中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
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
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

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
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
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
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
昔馬校與弟毅同居毅亡校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
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
後從服菴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
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
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
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
王晏弟認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嘗
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
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椹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
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
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
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
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
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
勃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

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
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
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
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
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
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
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臏朱端已先
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
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
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

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冷

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萋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綏憲於斷戮之人餘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

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
何取旣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
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
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
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
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洎抱器
後至者斬臣計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
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
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
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

死所未知何地高祖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
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
事六年徵為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為左民尚書兼右
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
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為五兵尚書復
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
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為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
為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為尚書令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

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
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
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為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
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
惻怛于懷公器寓疑素志誠貞方端朝變理嘉猷載緝
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
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
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
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

感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聞於前覺無誠
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凡自念
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
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營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竟
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
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祗奉諸
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治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

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
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
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
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
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
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
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
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于悅于悅既
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
寒之心表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
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為
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一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
好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
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
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
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
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王帥仍率軍二千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

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 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潯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潯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

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潯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

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衆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竒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

魏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銜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

遣其驃騎將軍尔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曾安領
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朱隆西荊州刺
史王熊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
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
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
女又爲無筭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
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
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
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愨踰堞而
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迎戰大

破之曾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
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尔朱隆棄城
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
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
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
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
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
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
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
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四旬采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
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
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
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
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
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慮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
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
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
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

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尔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
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
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羗夷
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
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
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
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
之鎮顯心憚之遂不遣乃曰至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
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

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尔朱
榮右僕射尔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尔朱吐没
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
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
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
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
乃縛木爲筏濟自碶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
穎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
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
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乃

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
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
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
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
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
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
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
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

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
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
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
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
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
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
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
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

毅義興郡侯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統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
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訪北閭形勢昕聚土
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
德王帥右衛仗王敕遣助防義陽魏預州刺史堯雄北
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
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
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岷城王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
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

除陰陟人王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
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
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
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
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
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
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土倖朱子仙爲信桃棒許之
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
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
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
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
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
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
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
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
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

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日又遣都督范思
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
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拔
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
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突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
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
援除持節督南梁南比秦沙四州諸軍事元烈將軍平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封爲侯破通
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

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
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
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
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
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

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佐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以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